

□非常阅读

仰望天河，俯看地河

●王太生

仰望银河星汉，水流汨汨。忽然就想起许多事来。有些爱情是有水声的，时间流水的声响。

1934年，沈从文去湘西的路上，他在船舱里给张兆和写信，“我就这样一面看水，一面想你。”

有水的地方让人柔情，这位文学才子在纸上絮语，“为了只想同你说话，我便钻进被盖中去，闭着眼睛。你瞧，这小船多好！你听，水声多幽雅！你听，船那么轧轧响着。”

有一条沅江，逶迤陪着，滋润他的念想，沈从文的爱梦中从不干旱，更不缺水，《湘行笔记》里，

水声哗然。

张爱玲小说中，也有水声。“雨声潺潺，像住在溪边。宁愿天下雨，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。”《小团圆》这部张爱玲最为神秘的作品，从上世纪1970年代开始创作至去世前一直未能完成，在之前手稿也从未曝光。

水边的爱情，氤氲湿润，有芥菜的清香气，莹莹水泽，翠鸟啼鸣。

《诗经》中的植物，大都风姿绰约长在水边，蒲、荷，有烟水气。“彼泽之陂，有蒲与荷。有美一人，伤如之何？寤寐无为，涕泗滂沱。”在那池塘水岸边，蒲草荷

叶生长繁，有个美人儿，如何才能再见面？躺在床上，风声、水声，怎么也睡不着。

唐代诗人张泌的《江城子》，“浣花溪上见卿卿，眼波秋水明。黛眉轻。绿云高绾、金簇小蜻蜓。好是问他来得麽？和笑道，莫多情。”一对少男少女在水边调情，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好听的乡村地名：浣花溪，水流汨汨，淹没了语音。

浣衣，曾经是古老爱情的经典呈现方式。浣，这个词利索、干净，在山间流泉中，发出一种声音。还有捶衣棒，一上一下，此消彼落，水珠迸溅，贴着水面传得很远。

梅雨时节，一场骤雨，一场汛，水体变得丰盈，一行亮亮的石阶，直伸水面。“噗”，一朵衣花在水面绽放，恣肆地铺陈水面。那件衣服，在水面逗留片刻，吸饱了水分，以一种悠缓的节奏，飘悠着下沉河底。关键时候，会有一只大手，从背后轻轻一拽，俯下身，拧一拧，腾挪之间，挤兑那些皂液和泡沫，水汽氤氲的河畔舞蹈，水香沁脾。

有人用大海拍击岩石的声音、山涧小溪淌过的流动水声，测试爱情。不知道，自来水龙头的哗哗流水声，说明了什么？

多年前，我宿在上海一家弄堂

小旅馆里，窗户外边是一户人家。隔着窗户，听得到老式水龙头的哗哗流水洗碗声，有个女人一边洗碗，一边有一搭没一搭，和她屋里的男人说话。至今回想起来，这完全是一副平民生活的朴素姿态。

到西塘古镇寻幽，石桥流水，静谧安逸。看到临水的小旅馆里有木质的美人靠，想坐在上面，给老婆写一封信，我想跟老婆说，老婆啊！太辛苦，你身体不好，也没有好好照顾你，真想让你见识见识，古代大家闺秀的生活。一回头，却见一条船从窗外款乃而过。

仰望天河，俯看地河，水声哗然。

村北的池塘

●满常学

村北的那个池塘，东西长有七十多米，南北也有五十多米，池塘的一周全部是种植的柳树，弯弯曲曲的，歪歪斜斜的，大部分都是向着池塘中心的地方。池塘是全村人避暑最好的地方。

村里的老人说，这个池塘是老人找风水先生看了以后才挖的。从有这个池塘以来，年年夏天都是满满的水，孩子们在池塘里嬉闹，从来没有出现过溺水的事情，所以，村里的老人都说这个池塘是村里的风水宝地！

夏天的时候，一场大雨从山上呼啸而来，将池塘灌得满满的。这时候，村里总有一些老人在雨停以后将漂浮物打捞得干干净净，如果有谁向池塘里倒垃圾让老人们看到了，他们一定让你将垃圾再打捞出来。

中午的时候，是池塘人最多的时候，大人们从地里回来，一身的汗水，来不及回家，就急急忙忙地去村北的池塘，在坑塘来回游几次，享受坑塘的凉爽。孩子们一个个爬到池塘边的柳树上，嬉闹着，再一个个赤条条地从柳树上跳下去，更多的时候是他们在边的小池塘里用泥将整个身体抹满，根本认不出来是谁。

晚上，人们都到池塘边纳凉，大老爷们都在池塘的北面，娘儿们都在池塘的南面，她们一边东家长西家短的说着什么，一边在池塘里慢慢地洗，她们这些娘儿们是不敢去里面游泳的，怕和大老爷们碰在一起不好看，可是，也有一些俏皮的孩子们悄悄地从水里钻过去，将娘儿们拉下水。

中午和晚上吃饭的时候，一些孩子们在池塘玩的忘记了吃饭，大人们就到池塘边去找。

现在的池塘还是在原来的地方，池塘还是那么大，水还是那么多，可是没有人去里面洗澡了，因为家家户户都安装了太阳能，空调也走进了普通百姓家，天热的时候就在空调下不出来。孩子们也忙着学习没有时间去学习游泳。池塘冷清起来。这让我每次走过池塘的时候，就想起了快乐的童年，想起了池塘内嬉闹热闹场面。

□乡土笔记

大片草地

●路来森

在我第一次端详那块“草地”的时候，一点也不觉得它大；觉得它就是一小片，或者根本就只是一簇“草地”。

几种不同形状的草，杂乱地生长在一起。这些草，都是一些常见的草，我大多能叫得出它们的名字：最显目的，是贴近地面，叶片肥胖的三丛宽叶车前草；环绕在车前草周围的，则是一束束草地早熟禾，静静地挺立在那儿；不远处，几棵蒲公英，花期已过，花柱上，却依然缀着苍黄的花蒂；“草地”的最远处，为其它草木遮掩着，依稀可见的是几株虎儿草苗芹……

当然，也许还有更多的杂草，只是太过细微，我难以辨认出它们。草木，很静；“草地”，亦是很静。静出一份优美和典雅。

我喜欢这种杂草的“杂”，这种“杂”，体现的，恰好是自然的一种和谐；我更喜欢这块草地色彩的丰满、温润，有一份，生命被缓缓浸透的感觉；还有，它那份宁静



的优雅。所以，后来，我就干脆将这块“草地”，挂在我书房的墙壁上。

日日相望，闲暇之时，我反复地端详、揣摩着这块“草地”，而每一次“端详”，都是一次细节的深入，都是一次心灵的放飞，一次灵魂的回归和洗涤。

一些杂草的根，就裸露在那

刺激着草木的生长……时间，应该是中午，或者接近中午吧，空气中水汽，似乎在蒸腾着，缓缓地、静静地，以一种优雅的姿态，将整块“草地”氤氲着。凝神之下，你能感觉到，整块“草地”，都在膨胀；能听到草的呼吸声，土地的沉吟声；一株株草，正在远行，在视野中，向极远处扩张下去……一种生命勃发的力量感，更是溢满了草地。

这个时候，你就应当明白，这一小片“草地”，实际上就只是“草地”一角；大片的草地，就在“延伸处”，就在那光线的苍茫处，无际无涯……

也许，这里面，还存在着一种预示：预示着时间与空间的无限性，生命的茫然性。

我喜欢“草地”上的那些杂草：车前草、草地早熟禾、蒲公英……那块“草地”，就是阿尔布雷希特·丢勒的《大片草地》；当然，挂在我墙上的，只是一张印刷品。

有人说，丢勒的《大片草地》，是天堂里的草，充满了作者，对大自然的“敬意”和“关切”，是一种全新的对待大自然的人文主义态度。

这一些形而上的表述，让我疲劳。我喜欢的是：我在丢勒的“草地”中，找到了自己的“草地”。

□特别记忆

农哥的拒绝

●覃光林

农哥原名周居平，是我们同届高中毕业生中，惟一一位一直务农者。又因他幼年上学较迟，年龄比同班同学大2岁，于是大家叫他“农哥”。

这两年，小城兴起了同学聚会热。我们也不例外，每年一次，定在春季某一天。

班上原先有50多个学生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常来参加聚会的仅三十来人而已。我留意观察了一下，这些人都是于今混得不错的人，惟独农哥例外。来聚会时，大多数人都开私家车，稍差的开个摩托，只有农哥骑部旧单车。

每次聚会，农哥都甚少说话，像个局外人，“旁听生”，悠悠然听别人高谈阔论。有的人在显富摆阔，有的人在“晒幸福”，但更多

的是在发怨气、诉不平。比如诉说生意难做、三角债难收、成本走高、工人难管；又比如怨仕途波谲云诡，人心难测，领导难伺候……遇到有搞笑的话题，农哥也跟着大伙开怀地笑。

农哥从来不曾成为话语中心，他甚至好像没开口说过话。况且，一年才聚会一次，大伙要发的议论实在太多，好比联合国开会，发言权争都争不来，几时轮到农哥？

早先几年，每年聚会，大家都不用掏钱的，习惯了由一个名叫洗富的同学“包起”。洗富是经商的，生意做得很大，据说每年纯收入几百万，住别墅、开名车，千把二万元的餐饮费是“小菜一碟”。

可是风云突变，听说洗富一夜之间破产了。咱是经商盲，不懂商

场上那么多名堂，什么股市期货，什么“二奶”“三奶”侵吞资产……咱都听得云里雾里，总之洗富如今是落魄之人，今年头一回缺席。

于是，聚会的餐饮费就要实行AA制。主事者提出，每人交100元，结账后余款暂存起来，作为基金。

主事者又补充说明，大家的日子都过得不错，区区100元不足挂齿；只有农哥是看天吃饭的，因此农哥就不必凑份子了。他还提议在余款中拿出一部分帮补一下农哥。

没想到农哥一下子打断了主事者的话。他满脸涨得通红，自参加聚会以来第一次开口说话。农哥说：“不收我的钱，是对我的歧视。”农哥又说：“大家的一番好意我领受了。但说到困难，肯定不

是最困难，我肯定比一部分同学过得要好很多……”

这时，我想起了以往陆续听到的关于农哥的一些情况。他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，回乡务农。由于家境清贫，娶了个腿脚轻微残疾的农村姑娘为妻，日子过得不是缺油就是缺盐的。这些年，他女儿出嫁了，嫁邻村一位青年农民；儿子大学毕业，在本地当小学教师，结婚后和父母一起生活。

对于农哥首次开口说话，大家都深感生分，都停止了扰攘专心地听。农哥说：“这几年我自建起三层楼房，自己住一层，两层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，月收入2000多元；村里还有分红；我搞种养，年收入过万元；女儿儿子常给零花钱……现在时兴说‘幸福指数’，我不担心商场倾轧，二不担心宦海浮沉，三无内债外债，四无‘二奶’‘三奶’的吵闹，岁有闲钱，家有天伦之乐。大家说说，凭什么我要受大伙关照……”

这时，全场鸦雀无声，大家陷入了深深的思索。